

大陆 深度

从“双洁”到《梦华录》：虚拟世界的“性别公平”，怎样被流量和审查重构？

对于渴望读到甜蜜爱情的读者来说，一对一底线，“双洁”则是高线。



2022年5月20日，广州，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姻登记处外合影留念。图：VCG via Getty Images



覃思 

特约撰稿人覃思 发自新加坡 | 2022-07-07

7月3日，内地热播网剧《梦华录》播出大结局。根据腾讯视频官方公布的数据，该剧在开播后10天内播放量就突破15亿。虽然剧集已经收官，但因其宣传“双洁”剧情引发的争议仍未平息。“双洁”指两人在恋爱前没有与其他人发生过情感或肉体关系，最早由内地女频网文（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网络文学）的读者在论坛和微博上使用。

因《梦华录》出圈的“双洁”，究竟何时占据了网络文学的一席之地，甚至略显主流之势？越来越多网文读者对“双洁”的要求，究竟反映了社会观念的保守还是进步？被网文作者形容为“财富密码”的“双洁”还能风靡多久？

以进步姿态出现的“双洁”

范晓雯自称“双洁党”，也就是只接受双洁设定的网文读者。读到攻或男主“不洁”的小说，她会掉头就走，“这是大雷”。

范晓雯十年前开始在晋江文学网读网文，现时24岁的她在河南郑州的一家酒店从事收银。大约六年前初次在贴吧上见到“双洁”这个概念时，她还不是“双洁”的拥护者。“我当年认为，用代表干不干净的‘洁’字去评判一个人的感情经历极其不尊重。”但这种抵抗并没有持续太久。“后来看了很多文，渐渐明白读双洁是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

范晓雯的转变来自对早期网文中常见的“男非女洁”设定的抵触。她回忆自己中学时代曾经读过的一部霸道总裁文，情节是一个女孩被下药后走错房间，与总裁男主角发生性关系，随后被家人逼迫卖身给总裁，成为总裁前女友的替身。“在这类文章里，女主总是未经人事，而男主阅尽千帆。”范晓雯说，她当年读到这样的文会觉得不舒服，但不知道为什么。

成年以后，范晓雯对现实中男女地位的失衡感到失望。她不明白为何女性总被要求拥有一系列纯良品质，男性却不必做到“洁身自好”。“如果一个男性有钱、有颜，就变成大家口中的‘苏’，丰富的性经历和感情生活反而成为魅力的体现。”她认为网文中被合理化的“男性失德”，是现实不公的一种投射。在这种环境下，双洁网文为范晓雯提供了一种对亲密关系的想像，能安抚她在现实中的焦虑。“因为现实中知道不可能有双洁这样的恋爱，所以才会去虚拟世界中寻找。”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青年学者薛静是女频网文研究者。据她观察，“双洁”一词在网文读者中引发成规模的讨论大约始于2015年，当时网文界正刮起一阵“甜宠文”风潮。对于渴望读到甜蜜爱情的读者来说，一对一底线，“双洁”则是高线。“当‘双处’出现，它带来的改变是让女性从被动的、为自己辩护的局面之中跳出，成为一个主动选择的角色。在传统文学脉络中，理想女性形象一直被默认为要纯洁、忠贞，才能收服浪子式的男性。而此时网文言情带来的革命或曰反叛，则是要求男性也要纯洁。所以在双处或者双洁诞生

之初，它是具有进步性的。”

范晓雯认为，双洁党的出现也对其他女性读者有利，因为双洁挤占了“女处男非，受处攻非”的市场。随着只看双洁的读者逐渐增多，开始有作者会在作品简介中标注“双洁”吸引读者，或者写明“非洁”来为读者避雷。《梦华录》风波之后，范晓雯在微博上回击批评“双洁党”的人，“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出现消灭了多少烂黄瓜吗？”至于弱势一方同样受双洁约束，范晓雯不以为意，“毕竟女主和受，从以前到现在待遇就没好过”。



《梦华录》剧照。图：网上图片

也有反感“双洁”标签的读者。王雨欣一年前到美国攻读硕士生学位，她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是读中文网络小说。她表示若看到文章首页标注“双洁”，就不太想继续阅读。“能说出这个词就已经是在物化主角了，那我不期待这个作者能写出活灵活现、有人味儿的人物。”不过，她并不反对“两个主角没有性经历”的情节设定。“如果是符合故事逻辑的设定，比如青梅竹马，那么无可非议。”对于她来说，剧情的合理和精彩是最重要的。

读者饭圈化，谁在左右剧情

女频网络文学经历长达十余年的发展后，也难逃读者的饭圈化。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肖映萱自2011年开始从事网络文学研究，曾参与建立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任女频主编。肖映萱介绍，大概从14年开始，偶像粉丝逻辑整体进入到了文化领域。“很多观众会用偶像粉丝的那套逻辑消费所有的文化产品，他们会像追星一样去追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者。所以作者会塌房，某一个角色也会塌房。”

2017年大学毕业后在业余时间从事网文写作的廖贝贝，曾在评论区遇见过不接受“虐”情节的读者。有一次她特别想写攻和受感情破裂，然后攻移情别恋。她认为按照人物性格，剧情这样走才合理。但廖贝贝的意图被一些读者察觉，并遭到严厉喝止，评论区出现“两个人对对方要专一”的呼声。但廖贝贝没有听从，还是继续写了人物变心。

后来她的文章底下出现一条千字长评。一位读者愤怒地细数文中攻对受的辜负，比如攻给暗恋他的同事送玫瑰，有多年的红颜知己，“国骂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她也为作者把受写得人生坎坷、“让受失忆”而极为不满，扬言想给作者“寄刀片”。有读者在底下回复这条长评，“谢谢避雷，弃了”，还有人问廖贝贝，“你是在报复读者对不对”。这篇文章的数据最终差强人意。“我吃到苦头了。经历过一次之后了，长记性了。”廖贝贝说。

“攻控和受控天天在互联网上捉对厮杀。”王雨欣说，有一类耽美读者会把自己代入攻或受的角度，向另一方发起攻击，这种行为让她迷惑不解。她目睹过一次事件，“情节是攻在商业合作中坑了受，然后评论区一个受控读者发疯了，写了长篇评论说让受独美（独自美丽），还发表了很有攻击性的言论。”最后作者只得把评论区关闭。

肖映萱认为，网文从虐到甜的转向发生在2010年左右，其中一个原因是移动端阅读的普及让网文阅读变得更碎片化。“原来大家在PC电脑屏幕前去看一部小说，智能手机让大家的主要阅读工具变成了手机，有了一个可以在碎片时间、在地铁上阅读的场景。你也许不能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去读一个虐恋的故事，但你能碎片化地去吃一点糖。”

廖贝贝还经历过另一场无关乎作品的闹剧。当时她的一个粉丝控告另一位作者抄袭，廖贝贝认为控告不公，随即出言支持那位作者。不料这名粉丝立即在微博上发帖，指责她与抄袭作者同流合污，围观的其他粉丝随后也加入舌战。廖贝贝只能挨个找读者辩解，把无法和解的读者移出粉丝群。她也因此休笔两年，与平台解约，心态恢复后才换了新的笔名，重新开始创作。

网文平台番茄小说2020年发布的《甜文读者恋爱观报告》显示，在参与调研的超1.2万名站内“甜文”读者中，有65%要求男女主必须是双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参与调研的甜文读者有45%是00后，31%是95

后，且超过八成的读者恋爱经历在1次以内。



2022年5月15日，北京，人们沿著河边散步时看著他们的手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对于廖贝贝这样希望通过写文变现的作者来说，她必须时刻留意读者的反馈。在廖贝贝签约的长佩文学网，签约作者的收入主要来自读者购买付费章节的平台分成，以及读者的打赏。廖贝贝会重点关注的文章的收藏量，因为它代表愿意付费的人数，而且平台会根据以收藏量为主计算文章的“人气值”，以决定该文在榜单上的排序，人气高的作品能被曝光给更多新读者。读者在评论区的留言和微博上的相关讨论，则关系到作品的口碑，间接影响付费阅读的人数。

网络文学发展至今，网文平台主要有三种盈利途径：在线营收（VIP付费），版权营收和广告营收。从2003年起点中文网建立VIP付费制度起，书库系统和VIP付费制度的结合就成为了中国网文生产机制的主流模式，晋江、长佩等网文平台都采取这种模式：一本书会被分割为免费章节和付费章节，若读者在试阅完免费章节后想继续阅读，则需购入付费章节。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网文研究者李强告诉端传媒，近几年兴起的免费阅读平台番茄小说网、七猫中文网等依靠流量赚取广告收入，但这种商业模式并未取代传统的VIP付费阅读。

将作品分发给读者的除了平台，还有“意见领袖”——推文博主。多名网文读者告诉端传媒，由于网文平台排行榜上的文章类型纷杂，时常不合口味，她们会在微博上关注一些“扫文”账号。这些扫文帐号一般会发布固定格式的书评，包括打分、tag（情节类型）、剧情简介、文章亮点和缺点，让人一目了然。

阿兔从2019年开始做推文博主，她的微博帐号目前有8万人关注，已经能赚取广告收入。阿兔每天会用3个小时看网文，然后在微博上发至少一条书评。她还会定时给自己的推文帖分类、列清单，比如“男德文合集”“女追男合集”等，方便读者查询。

除了找自己爱看的文，阿兔也会顺应读者的请求。“评论区有很多粉丝推荐的文，我就会去看。”很多读者会留下评论或私信，希望阿兔去找指定类型的文。推文三年，阿兔也踩到过“雷区”。“比如说双洁，我不在意，就会推荐非双洁的文，重度双洁爱好者就有意见。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嘛。”

阿兔最近有一篇帖子是为粉丝“避雷”：“（男主）和小三不是逢场作戏，是真的有爱。别看了姐妹，快跑。”



《梦华录》剧照。图：网上图片

审查、举报左右夹击，停笔、“发车”还是转向？

网文的内容生产不仅受到读者的饭圈化和平台机制左右，近年来，中国大陆对文化领域愈发严格的审查以及受官方鼓励的举报，也重塑着网文的“三观”。

何璐打开她在晋江的收藏夹，才发现自己在追的小说已经被锁，无法查看。这部小说只连载到第七章。

随后她从作者木希的微博得知，这部小说被连续举报了两次。与此同时，有人在晋江论坛公开表示自己是举报者，举报原因是不满文中的受出轨，认为文章“三观有问题”。为了让文章被锁的机率增加，举报人顺便指出该文涉及“高干”——文中有一个角色来自军人世家，“家里有长辈是将军级别”。

碰上举报，有时一些作者会选择修改文章，向平台申请重新审核及解锁，但木希不认同举报者对其小说三观的评论，拒绝大幅修改情节。有读者提议木希转战其他网文平台继续更新，但她表示与晋江有合约在先，“在外站发文会被举报到编辑那里”。木希最终选择停更。

“好不容易看到一篇好看的。”何璐感到无奈，“人家明明在第一章写好排雷了。也是让人无语。”关掉“已删除”的页面，她准备翻出旧文来看，反复去玩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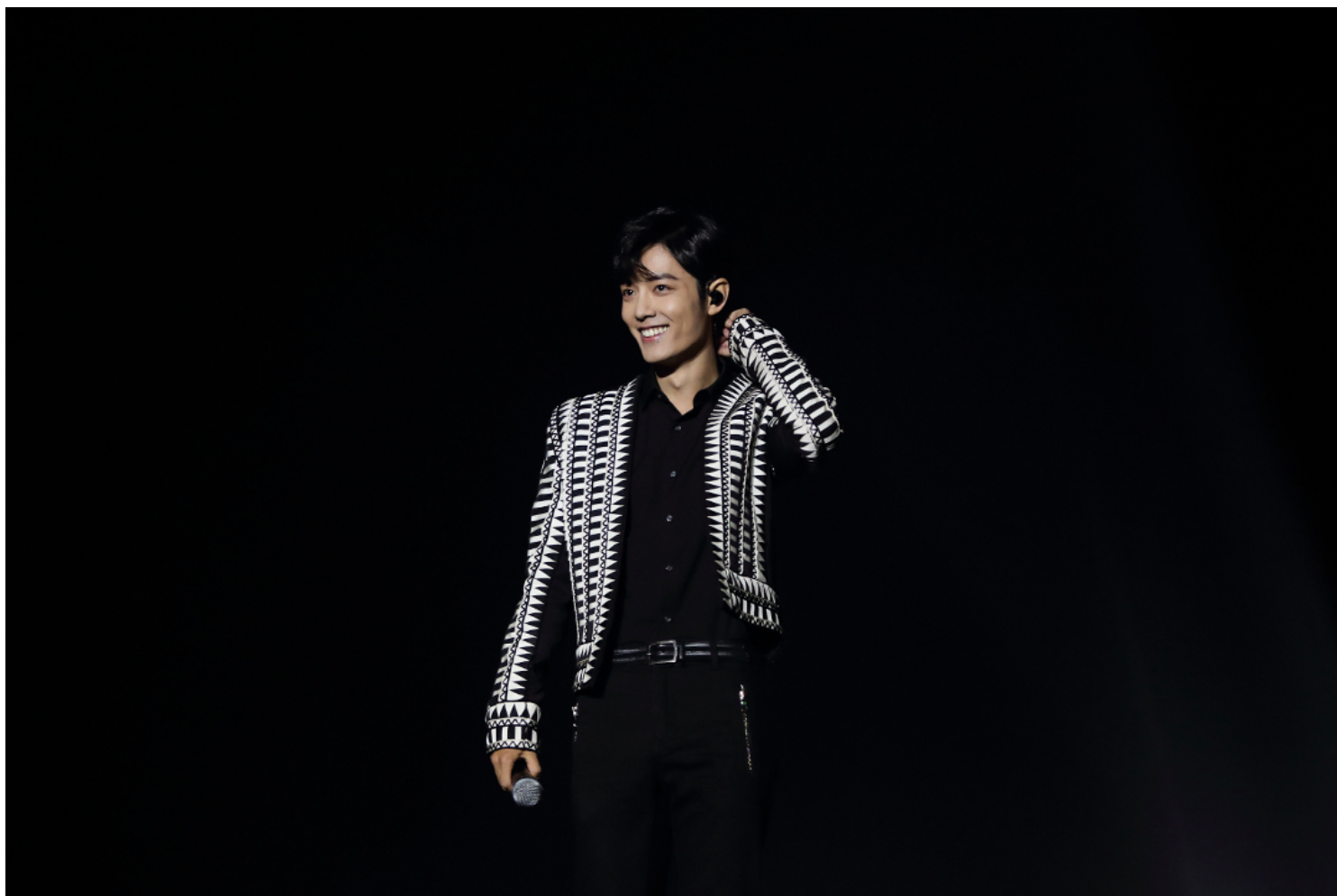
2014年4月，中国五部委开展历时八个月的“净网行动”，重点是打击网络淫秽色情内容。多酷文学网、91熊猫看书平台、晋江耽美站、凤凰原创等一大批站点无法登入，一些言情网站排名靠前的小说也被下架，各文学网站的编辑连夜清除高风险内容。

“净网”之后，晋江取消耽美站，设立“纯爱／无CP站”，订立“脖子以下不让写”的隐性规则。阿兔一度以为“脖子以下不让写”是大家的玩笑话，直到她心血来潮报名晋江的审核员，看到官方给审核员的明文指示：“凡含有脖子以下的任何程度亲热、肉渣、性心理、性器官描写……一律不予通过。”除了亲热内容不让写，官方条例还列举了其他违规内容，包括“涉政信息”。

王雨欣知道去哪里找违禁内容。审查收紧之后，她注意到一些作者会在境内的作品中留下“发车”暗号，比如在备注一栏写上“嗷嗷嗷（拼音是3个ao）”，暗示读者去AO3（Archive of Our Own）看敏感章节。“比如这个章节是主角之间的亲密接触，超出晋江的尺度，作者就会暗示大家，因为直接说让大家去别处看是不被允许的。”王雨欣听说同人文（对原有人物进行二次创作）的聚合地AO3和情色文网站海棠，服务器都在海外，上面的内容不受内地监管。

2020年2月末，内地明星肖战的粉丝发现一篇载于AO3和境内网站LOFTER的同人文，认为其对肖战的角色塑造是蓄意侮辱，随即向中国政府网络监管部门举报作者涉黄。数日之后，中国内地网络防火墙屏蔽AO3。肖战事件之后，王雨欣只能翻墙看AO3。吉利卦羊留言：尽管还能在墙外看，但她注意到AO3上中

AUS。月战争什之后，工附朕穴能翻何有AUS，且到赶夫宙子。公官还能仕何外有，但她注意到AUS上中文内容的更新变少。



中国艺人肖战。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审查制度一方面对于女性向的情色书写和情欲表达有一定的压抑和限制，另一方面还引入了举报的公共权力。”肖映萱认为，审查制度让读者的观念之争更加直接地反映在了网文作品中。

在内地一所知名大学攻读文学博士的张棉，已经写了六年网络小说，写过灵异、虐恋，尤其擅长现实题材，把矫正中心、网络暴力都写进了小说里。但让她真正感受到网文商业化潜力的是一篇“双洁”甜宠文。

这篇她在2020年发表的耽美小说，在长佩文学网上获得了14万收藏，远超她过往同篇幅作品1万多的收藏量，给她带来了15万元读者付费的收入，以及5万元广播剧版权费。根据这本小说制作的广播剧开播后，音频平台将与张棉分成，广播剧受众也极可能找文字版来读，张棉的收入还会增加。张棉最近开始构思她的新作品。这部新作将一改她之前喜欢和熟悉的耽美路线，转而书写异性恋言情故事，因为后者在出版和开发衍生品方面更少限制，有更大的商业化空间。

被张棉形容为财富密码的“双洁”网文风头正劲，但薛静发现，随着近年来对于性别关系、女性主义的讨论

日新月异，新的认知、流派正在产生，越来越多读者不满足于“洁”，而是主张对男女主的情感经历都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薛静总结，如果将2003年晋江文学城网站的诞生看作内地女性向网文发展的开端，那么开端之后的十年，女频网文类型经历了飞速的演化和扩充。从总裁高干文，到穿越文、宫斗文、女尊文和甜宠文，网文类型的演变折射出女性自我探索的深入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发展。不过，网文类型的演化并不意味着新旧更叠，而是多种类型此消彼长，同时存在。“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传统浪漫爱与实验性的情欲书写始终共存，与之相照应的是女性内部的巨大差异，和性别观念的多元化。

薛静将文化工业影响下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比作“面对一碗阳春面”，“拥有充足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精英女性，在感情上并不饥饿，能轻易看透这类作品的苍白。但还有更多的女性，需要先以此充饥，填平匮乏、抚平焦虑，才能产生反思与新的诉求。”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范晓雯、王雨欣、何璐、廖贝贝、阿兔、木希、张棉均为化名